是事三傳皆詳之獨此請自煞一節尤深險叱異點哉女戎專以泣撼人

后鑒第二

晉献公驪姬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以知已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

佯同

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母子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

秦孝文王夏太后 嫪盧道切毐倚亥切劉伯莊於秦紀上居虯切下徒酣切若不韋傳上郎到切下音毒

此亦居奇貨故智可族

又可族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巳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絶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决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

呂武皆有材智皆嗜殺人皆淫如出同産蓋慝者必悍妬者必淫此必然之理

漢高帝呂太后

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

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爲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王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眞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卽爲

好口角

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

漢孝武皇后

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

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 帝賦云 嬿妍太息嘆稱兮兮欝慄不言倚所恃兮蓋紀其事 以此時見帝當有是耶非耶之歎 西養當爲鬻鬼所昔巧

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

絹可知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皆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

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録其兄弟哉

漢成帝倢伃班氏

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鍾情女子娓娓名理之譚過漢武帝遠矣

膠東王太后

王太后數出游獵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絶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毋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

元后立位六十年養成大亂即其四時娛樂旁有弄兒其去呂雖有幾握王之談終亦何補

民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孝元王太后

初高祖入咸陽至覇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

悲愴晚矣

龍湖好一篇王莽祭文

長壽宮即發元帝廟

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

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簒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黄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

先烈陰皇后

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悦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

吾音才

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扵宛當成里時年十九

明德馬皇后

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輙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

言事并有司皆可煞

后語若冲和而廪廪法度無一可犯所云素剛

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横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

急有胸中之氣盖實録也

文字亦好

傷心自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畱太后報曰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
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
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扵國豈
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
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
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
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
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

此千年一聖后正堪與天冊金輪帝作對

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淸靜然後行予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道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淡粧之意正從冷落上生色是善媚者史亦未勘破陰后終毀竟代其物深哉史尚為鄧所愚更未勘破流

和熹鄧皇后 稱制殺楊震寵王聖

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脩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傴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脩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踈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漢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為遂造祝詛欲以為害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

涕飲藥豈其情豈其情

此后當與驪姬同論

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辭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信以爲然乃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篤疾深自閉絕

順烈梁皇后

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

好能

專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
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
焉

獻帝伏后

操
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户匿壁中歆壞户發壁
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
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
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
者數百人

通反覆人乃辦此

無良通四皓太子終必不易高

儲鑒第三

漢惠帝 叔孫通

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理）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情）下攻苦食啖（淡同）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

出

祖但借四老人以愚戚姬以自解戲之一士三其本懷也

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
廼遂無易太子志矣

漢元帝

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
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
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韋
玄成爲淮陽中尉○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
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
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

聖朝不設宮寮即以大臣兼之尤超前代

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

疏廣

漢成帝 史册

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毋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册進曰凡所謂材

正論

者斂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嚚人於絲竹
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
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
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
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
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
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
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
迺解○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

權辭也然近情愈能令生動

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

廷臣無人逮疏屬者

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愼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冊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冊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冊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

太子太傅張佚 明帝

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傅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

下則固宜爲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
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
恒
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天乎六國何罪

武健

宗人志第四

秦公子將閭

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城陽景王前朱虛侯劉章 高帝孫

有氣晰

諸呂駭甚然此劍與斬馘同功亦博浪力士椎褫秦魄

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酒

識
淫佚

谷永此疏知大體大氐論人以閨門暧昧令人莫可置辯百世

梁庚人立 文帝玄孫

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旣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莫改郎令有之亦當坐以他罪使足以死足矣而況宗人耶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强劾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皐斷獄忘益於治道汙衊宗室以内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

崇儒
每謂大成廟外當別立一祠如河間王及造字造筆造墨造紙之祖皆祀之功不加坊庸乎

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河間獻王德 景帝子

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

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

江都王建 景帝孫

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

錢使男子荼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
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
至長安迎微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遺微臣書曰國中口
語籍籍愼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太
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
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
大怒擊吉斥之建遊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
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
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

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臝立擊鼓或
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
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
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
宮人臝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爲淫亂自知罪多國
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
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
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
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

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輿地及軍陣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懽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

驕肆

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輙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卽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

趙敬肅王彭祖 景帝子

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

惡劣

淫虐　去亦有文采可觀乃爲昭信所誤昭信不減則天氏

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輙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刼不聽輙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輙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

廣川王去（景帝曾孫）

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勇士）畫短衣大袴長劒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姓名）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

餘戲得褱中刀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匄諸宮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

兩歌俱古質委盡此時尚無殺望卿意

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户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贏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

餘戲得褁中刀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匄諸宮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

商歌俱古質委盡
此時尚無殺望卿意

卿袒裼傳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贏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

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煑之
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
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
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
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
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
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
宮人畏之莫敢復迕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
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使其大婢爲
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

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
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
茀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棄軀
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
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
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
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
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臝
戲坐中以爲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

王聽平
王地餘
并從婢

倡辭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煑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毋毋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内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煑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

三人
望卿其
弟都榮
姬師父
子望卿
毋凡十
二人

驕逆

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
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
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
邑百户去道自殺昭信棄市

燕王旦 武帝子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
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
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
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

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内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毁宗室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試也為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

相平下落當攷

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
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
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
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
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
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
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
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
之正讙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

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群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卒事必成徵不久令群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廁中豕群出壞大官竈烏鵲鬬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王客呂廣等知星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交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術音子暎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

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

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

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絶若

髪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

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

菑除害耘鋤海内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

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

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廼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

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且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

淮陽憲王欽 宣帝子

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從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

人益解慱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人持黄金五十斤送慱慱喜還書謝爲語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灾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悟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先數說王宜聽慱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先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慱共爲王求朝王即曰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慱慱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慱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

有騶先生者善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慱得謁見承問
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
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
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
不細矣慱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
王使謁者持牛酒黄金三十斤勞慱慱不受復使人願
尚女聘金二百斤慱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
與慱幷力求朝慱自以弃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
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

一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輙上王得書喜說報慱書曰子高迺辛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慱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辛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慱道之慱常欲誑燿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

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
齒墮落太子幼弱倭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饉
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比功
德何可以忽慱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陳
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
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
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
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報慱書曰逦者詔下止諸侯朝
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

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

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盡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

失計忘本爲傅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傅等所犯罪惡大辠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傅等累心務與衆弃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愼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傅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

伯升之議雖確其時其地皆不宜言言之徒自

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京房及傅兄弟三人皆棄市
妻子徙邊傅爲利所牽只欲多得財耳原無的証欲反然終不可赦 可惜京房

齊武王縯

甄深丘

自阜陽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
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
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
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
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
、、、、、、、、、、、、、、、。
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

禍耳

正論

公論

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旣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

明證

廣陵思王荆

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閒梁松勑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纍

郭后

息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弃二
國之衆可聚百萬若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
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事也今年軒轅星有

以天象誘之

白氣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
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黒至辰日輙
變赤夫黒爲病赤爲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

以情語動之

興白水何况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
必舉下以雪除沉没之耻報死毋之讎精誠所加金石

以危語

爲開當爲秋霜無爲檻羊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竊見

動之以相誘之荆隱害無悛乃顯宗卒能保全東海則古今盛德事

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爲盜賊欲有所望何况王耶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志無爲扶蘓將閭叫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卽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毋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

太尉寵

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

有趣

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大司馬襄賁侯虞

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

事雖無成終是正道

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蒙險閒行奉使長安獻帝旣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

後漢外戚傳序

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眞二千石、比太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

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八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

章武侯竇廣國 漢文帝后家

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

得之
絳灌之
文多矣

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云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决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

此與國何戚

褚少孫

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脩成君景王后民間女王后先爲金王孫婦
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
幸武帝自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
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
旄騎出橫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
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
宅爲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
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

摘寫宮中事大似得意贋唐帖

史載立許後時公卿皆心儀霍將軍女又光以

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

傅陸宣成侯夫人顯 宣霍后母

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

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昌成君少夫之事吾不能爲子孟辭更品此謀事兩人自知外人安得如此了了如寫花草生意勃勃霍光妻遺淳于

女醫曹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户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夫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

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珠一琲綠綾百端錢百萬黃金百兩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也吾爲爾成何功而報我若是哉

又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 發之尤足全族無柰富貴想幷兒女子態耳 毘陵 光之滅族因小不忍

昭平君 隆慮公主子武帝甥

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

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
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
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
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
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

左將軍安陽侯上官桀 昭后家

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
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
中共養帝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

想援弄床兒舊例耳

六年拜后此曠古奇事

驕㾪

之不絕主雖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
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
爲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
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
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
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
詔召安女入爲倢伃安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年
甫六歲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
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

光於外人能執正乃安之封拜升進皆不能制豈力不足耶將以女夫故不忍也不殺顯妻不殺安壻徒自待參夷耳悲夫

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
諸良人侍御皆亂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爲
丁外人求侯及桀欲妄官祿外人光執正皆不聽又桀
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
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迺得減死論於是桀
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
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爲丁外
人求侯燕王大喜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
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

有此等可恥事

與嘗見長君事相似

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寖恚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耶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

思成夫人傅平君妾人 宣外祖母 宣帝

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旣得

翁須史皇孫王夫人以家人子坐誅宣帝毋悼后

王媼、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始婦産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迺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爲翁須作縑單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媪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迺始共求媪媪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奈

細細傳寫

何欲尋他人仲卿許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
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媼與廼始之柳宿見翁
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爲汝自言翁須曰毋置之何家
不可以居自言無益也媼與廼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
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媼與翁須共宿
明日廼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
未具廼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
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往二十歲太子
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

誅此所言幷前誅昌邑

遂遣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伸鄉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宣奏王媼悼后毋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内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

大司馬霍禹 宣后家

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

王群臣之濫子孟殊失衆心耶禹山斤斤自持猶恐不免况他望耶茂陵徐生之言可爲三復

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
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
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
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

大司馬大將軍平阿景成侯王商紅陽荒侯王立大司
馬驃騎將軍王根大司馬車騎將軍安陽敬侯王音
元后家

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
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

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夏遊篽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殿名）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

長水校尉燕哀侯樊儵

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

逢

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
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
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

侍中衛尉關內侯陰興

主人所難

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
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
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
其忠平

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

人明此義禍安有榮實哉

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甚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顧帝嘉與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輿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族求位

龍湖　見高

史眷卷一終